

赛珍珠女士序

人们为什么喜欢介绍这群孩子——林阿苔、林亚娜、林妹妹——给爱读本书的读者呢？

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第一，大家知道他们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先生，跟他有交往的朋友，更知道孩子们有一位很有趣味的母亲。

现在我介绍这群孩子给读者，也无非是为了兴趣。我常喜欢她们到我家来，而且和我的孩子们游戏、谈笑、玩各种有趣的游戏——她们在一块儿做各种新鲜、自然、适合于他们年龄和能力的活动。我所以喜欢他们这样的活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没有看到她们忘记对于中国家庭生活的优美礼貌。我所接触的中国孩子，无论在态度、在谈笑方面，都流露自由的思想能力，以及独立的人群相符合的高尚礼貌。

这里是阿苔、亚娜所写的小文章，还有妹妹附加的注解，是他们快乐的合作。取材大半由于父亲的暗示，因此当初也没有出版的意思，然而她们写下来的，却比暗示的超过了不知多少。孩子们对于写作觉得有趣味，我们阅读起来也觉得和她们同样有兴趣。

这些文章，完全出于她们自己的手笔，没有成人修改、润

饰过，不过在这群孩子预备把原稿出版后，我给她们校阅了一遍，同时加上我认为应有的改正，但这仅仅是改正，正如一般校订者所应享的权利。

读者立刻可以觉察得到，孩子们是依照各人的个性写作的。无论是阿苔，无论是亚娜，更无论是妹妹，他们所写的文字都绝对不同的。

阿苔是个纯粹中国典型；她的年龄虽然不大，但她至少有观察和想象的能力了。她从没有一分一秒的时间，忘记她是个中国人。她具有中国人所赞美的娇羞的优美的声音，和富于思想的表情，她和西方社会接触了以后，仿佛仅仅使她变成一个更高尚的中国人了。

但亚娜却不像阿苔了，她没有完全中国化。不过从她的文字中，和她所有的行动上观察，都表现出她那种刚毅的性格，她的聪明、活泼，她从不感觉自己的特异之处。不论在中国或外国，亚娜总显得有些两样，可是她却倔强得可以使人忍耐得住。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她真实的天才，在她那清明的眼光中透射出来，我决不会惊异的，而且，有时候，我似乎觉得她这种天才，现在我已经看见了。

妹妹呢？她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是只小猫，是个木偶，是位沉静的青年女人——不管她像哪一种，她总是聪明的，她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情绪，使人惊欢和羡慕。

在这几个中国女孩子眼光中，世界向她们所显示的，完全是明显而又纯洁的，但我们却把她们观察得更清楚。我们可以看得出，这种可爱的、简易的家庭生活，是中国旧式家庭最现

代化的表现，但这旧家庭已有好几百年的基础，成为世界上最永久的文化基础了。

开 端 的 话

父亲叫阿苔和亚娜写日记。她们不久就开始写了，写得也很好，所以父亲告诉她们，说不定可以出版。我们到巴黎时，她们继续写，而且写得更多。有时候，也居然有人来读这些日记，因为觉得有兴趣而真实，尤其是亚娜所写的。我最欢喜那篇《家中的大老鼠和小老鼠》，不晓得你是否也喜欢？每天早上，亚娜坐在房里写些东西，她倘若听得“至为恰当”“As Pat as Butter”——这种词句时，明天，她就会写在日记上。至于阿苔所写的，我却有些不大明白。亚娜的一部分，我可以多告诉你们一点。像在七月十四那天，亚娜禁止我们读书，我想她总有她的理由。不过我却始终弄不明白，她既然禁止我们读书，却为什么不去禁止别人读书呢？有时候，别人读一个生字时，她却把面孔藏到沙发里去。

阿苔写得比较多，因为她所写的都是中国文字。阿苔今年十六岁，亚娜十三岁。

好啦，再会！

——妹妹

目 录

赛珍珠女士序	(1)
开端的话	(1)

第一辑 吾家五林

为什么我就是我	(1)
父亲	(2)
母亲	(4)
阿苔	(6)
妹妹	(8)
妹妹	(10)
亚娜	(13)
母亲	(15)
父亲	(17)
父亲写作的时候	(19)
母亲喜欢用牙膏	(20)
父亲的嗜好	(21)
父亲的嗜好	(22)
父亲的宵夜	(24)

父亲的泥马	(25)
可怜的泥马敲碎了	(25)
父亲和他喜欢吃的东西	(26)
父亲的童年时代	(27)
父亲和旧金公司猜奖	(30)
父亲在演讲时	(31)
父亲和剪发	(32)
父亲和他的烟斗	(33)
父亲和母亲开玩笑	(34)
我的名字和故事	(35)
我的中文名字	(37)
家中的大老鼠和小老鼠	(37)
家中的歌唱	(41)
我们的表演	(42)
错乱的帽子	(44)
父亲对于各种事物的意见	(45)
妹妹的集邮	(47)
我需要有一个房间	(48)
宗教	(49)

第二辑 美 国

离开上海的一日	(51)
檀香山	(53)
好莱坞参观记	(54)
家事	(55)
第一次在地下与高空铁道上	(56)

在第五街散步	(59)
母亲在难民救济会中	(61)
母亲在难民救济会中	(62)
纽约的戏院	(63)
我趁公共汽车上学	(64)
同妹妹上学	(65)
我对美国儿童的印象	(66)
校中的娱乐	(67)
史底娜与南珊女仆	(68)
在梅西购物	(69)
我们到了梅西	(70)
在儿童部	(70)
第一次演剧的经验	(72)
参观康诺岛记事	(73)
在大西洋城中	(75)
在哈瓦那的游戏	(76)
他们问我关于中国的问题	(78)
我喜欢纽约吗?	(79)

第三辑 欧 洲

在萨维亚轮船上	(82)
维苏威的内部	(83)
佛罗伦萨	(86)
在尼斯的第一晚	(88)
在蒙登	(91)
小蟹的死	(92)

从法国南部到巴黎	(95)
法国的奇异习俗	(96)
世界上最美丽的街道	(98)
我们到孟麦梯去	(100)
我们的看门人	(101)
比利时修道院参观记	(102)
父亲在法国人开的店里买一架收音机	(106)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	(107)
七月十四日的早晨	(108)
鸟市场	(109)
小鸟的死	(111)
无线电城和爱费尔塔	(112)
在彭非大学	(113)
伦敦	(117)
希特勒	(119)
希特勒和我们玩了一次恶作剧	(120)
我有六个兄弟姊妹	(123)

第四辑 中 国

我们在上海的花园中	(125)
我们在上海的花园中	(126)
我为什么喜欢中国新年	(135)
中国电影和中国明星	(137)
王妈	(139)
朱妈	(141)
阿金的故事	(142)

苏州.....	(144)
苏州.....	(145)
城隍庙.....	(149)
牯岭度暑假.....	(150)
天目山.....	(160)
杭州.....	(165)
我患想家病吗?	(173)
我患想家病吗?	(175)

赛珍珠女士序

人们为什么喜欢介绍这群孩子——林阿苔、林亚娜、林妹妹——给爱读本书的读者呢？

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第一，大家知道他们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先生，跟他有交往的朋友，更知道孩子们有一位很有趣味的母亲。

现在我介绍这群孩子给读者，也无非是为了兴趣。我常喜欢她们到我家来，而且和我的孩子们游戏、谈笑、玩各种有趣的游戏——她们在一块儿做各种新鲜、自然、适合于他们年龄和能力的活动。我所以喜欢他们这样的活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没有看到她们忘记对于中国家庭生活的优美礼貌。我所接触的中国孩子，无论在态度、在谈笑方面，都流露自由的思想能力，以及独立的人群相符合的高尚礼貌。

这里是阿苔、亚娜所写的小文章，还有妹妹附加的注解，是他们快乐的合作。取材大半由于父亲的暗示，因此当初也没有出版的意思，然而她们写下来的，却比暗示的超过了不知多少。孩子们对于写作觉得有趣味，我们阅读起来也觉得和她们同样有兴趣。

这些文章，完全出于她们自己的手笔，没有成人修改、润

饰过，不过在这群孩子预备把原稿出版后，我给她们校阅了一遍，同时加上我认为应有的改正，但这仅仅是改正，正如一般校订者所应享的权利。

读者立刻可以觉察得到，孩子们是依照各人的个性写作的。无论是阿苔，无论是亚娜，更无论是妹妹，他们所写的文字都绝对不同的。

阿苔是个纯粹中国典型；她的年龄虽然不大，但她至少有观察和想象的能力了。她从没有一分一秒的时间，忘记她是个中国人。她具有中国人所赞美的娇羞的优美的声音，和富于思想的表情，她和西方社会接触了以后，仿佛仅仅使她变成一个更高尚的中国人了。

但亚娜却不像阿苔了，她没有完全中国化。不过从她的文字中，和她所有的行动上观察，都表现出她那种刚毅的性格，她的聪明、活泼，她从不感觉自己的特异之处。不论在中国或外国，亚娜总显得有些两样，可是她却倔强得可以使人忍耐得住。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她真实的天才，在她那清明的眼光中透射出来，我决不会惊异的，而且，有时候，我似乎觉得她这种天才，现在我已经看见了。

妹妹呢？她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是只小猫，是个木偶，是位沉静的青年女人——不管她像哪一种，她总是聪明的，她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情绪，使人惊欢和羡慕。

在这几个中国女孩子眼光中，世界向她们所显示的，完全是明显而又纯洁的，但我们却把她们观察得更清楚。我们可以看得出，这种可爱的、简易的家庭生活，是中国旧式家庭最现

代化的表现，但这旧家庭已有好几百年的基础，成为世界上最永久的文化基础了。

开 端 的 话

父亲叫阿苔和亚娜写日记。她们不久就开始写了，写得也很好，所以父亲告诉她们，说不定可以出版。我们到巴黎时，她们继续写，而且写得更多。有时候，也居然有人来读这些日记，因为觉得有兴趣而真实，尤其是亚娜所写的。我最欢喜那篇《家中的大老鼠和小老鼠》，不晓得你是否也喜欢？每天早上，亚娜坐在房里写些东西，她倘若听得“至为恰当”“As Pat as Butter”——这种词句时，明天，她就会写在日记上。至于阿苔所写的，我却有些不大明白。亚娜的一部分，我可以多告诉你们一点。像在七月十四那天，亚娜禁止我们读书，我想她总有她的理由。不过我却始终弄不明白，她既然禁止我们读书，却为什么不去禁止别人读书呢？有时候，别人读一个生字时，她却把面孔藏到沙发里去。

阿苔写得比较多，因为她所写的都是中国文字。阿苔今年十六岁，亚娜十三岁。

好啦，再会！

——妹妹

第一辑 吾家五林

为什么我就是我

我有时想：我为什么生为人类？为什么我的名子叫林亚娜？为什么我是林语堂的女儿？

我又很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是狗？或是一只猫？或是一只大象呢？倘若我是一只象，我又应该怎样呢？那时候，我将在树林中过日子呢，还是被关在中央公园的动物园里呢？倘使我生为一匹马的话，我的环境又将是怎样呢？

这些想法，常在我心里盘旋，但谁也不能替我解答这些问题，倘若我是一株树，人们要砍下我的枝条，我又将怎么办？我喜欢被人们砍下来吗？倘若我生而为一头海洋中的大鲸鱼，人们把我捉住了，我又将怎样？同时做鲸鱼的景况，又不知道是怎样？

现在，我是生活在中国人的家里，我为什么不生为一个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或是美国人呢？我为什么又不是一个哥伦布时代的野蛮人呢？

谁使我成为一个女孩子呢？我不喜欢做女孩子，我却高兴做个男孩子。谁决定我做女孩子的呢？他知道我不喜欢做男孩

吗？还有，谁又敢说我是应该生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呢？

谁又敢说我应该生有十只手指、两只眼睛、一张嘴呢？像上面这些事情，没有哪个能够证明那样是不错的。现在，我已成了我，但为什么我就是我呀？

——亚娜作

父 亲

吩咐我写一篇关于父母姊妹的素描，现在我就先写父亲。

父亲是一个四十四岁的人，说到年龄问题时，他时常弄不明白。他用中国老法子来计算他的年龄。但这样来计算我们的年龄时，可就有些麻烦了。

譬如：我们同时用中国老法子和美国的年龄算法来计算年龄，每到新年增加一岁，到生日时，又增加一岁，那一年里面，不是要长了两岁吗？所以最后，他勉强肯定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依照中国法子，每到新年，来计算我们的生日和年龄，不再拿四月、五月、七月、八月、十月，我们的生日来增加我们的岁数了。

父亲常常夸耀，他认为他的脚是世界上最清洁的。因为他每逢散步回来，总要洗一次脚，他说：

“我的脚是世界上最清洁的，有谁的脚能够像我一样的清洁？罗斯福总统、希特勒、墨索里尼，谁都比不上我！我不相信他们能像我一样，每天要洗三四次脚。”

这是他常常说的笑话。

大家都知道父亲最喜欢吃烤牛肉。每逢我们到 R. W. 家里去，总有这种烤牛肉吃。

父亲喜欢到小铺子里去参观，但每次总没有买东西，大约是为省钱吧？

父亲对于演讲和短文都表示厌恶，但实际上他在纽约的时候，却常常写短文，他以为短文很有意义。

林语堂写了许多惊人的著作，使人读了再读，有连续六次以上的。他又喜欢旅行，到著名的地方去参观。像巴黎、伦敦、北平……他也在那些地方写作销路很好的书。在纽约，他所写的书，销路也很好，可是他说纽约是“地狱”。

父亲是祖父最宠爱的儿子，是弟兄中最年幼的。他常把幼年时代的事情告诉我。有时候，他讲得使母亲也笑起来，他也时常说将来会长大胡子。他每天吻母亲的面颊。父亲说她和妹妹是双胞胎呢！

父亲喜欢洗澡，他把洗澡当做一种运动。他唯一的娱乐，就是散步。但他在少年时，却是圣约翰大学中的一英里赛跑的选手。父亲弹钢琴的本领很好，但他却连一首曲谱也记不熟。

他爱乡村和大山。只要有山景可以眺望、欣赏、赞美。父亲却憎恶接近住宅的高建筑物。他说：“这阻碍我们眺望！”

父亲也憎恶青年人把头发梳得很光亮，加上许多生发油。他喜欢穿棕色、宽大、不透水、发亮光、耐穿而舒适的皮鞋。

父亲时常把许多玩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而且也已经说过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每次他说的时候，总是一样有趣，而且听的人也从不感到厌倦。

父亲和家里人一同出去参加宴会时，总换上别的衣服，但他却不喜歡把上衣和裤子穿得一样，他觉得只有侍者才那样穿的。

父亲也爱漂亮，他把有架的眼镜，换成新式无框的；他知道如何配置衬衫、领带，使服饰调和。

父亲的消化力是惊人的。有一次，他在写给母亲的信里说过：“我的肚子里，除了橡皮以外，什么也能消化的。”我们听母亲读出来时，都不觉大笑起来，而且这是确实的情形。我从来不会听到父亲有过不消化的事情。到了半夜，如果他觉得饥饿，他便起来煎鸡蛋，或吃些他爱吃的东西。就是他病了，他还是照平常一样吃得多吃得多，也说过要多吃些，他说他的病要吃才会好。但是母亲病了，她却吃不下，父亲常常奇怪她怎么不像自己一样的吃喝。

——亚娜作

爸爸在吃饭的时候，常常紧靠着我。“靠”的意思，就是我们互相把头贴在一块儿。

——妹妹注

母 亲

母亲的体重，有一百十三磅，我想这不能算重，但是母亲每天总是说她“胖”了，而且大约说上七八次。有时候，她的朋友说她瘦了，母亲总不相信，回答她们的是“瞎说”。母亲每星期规定吃的食物的份量，但一上酒馆，遇着好吃的滋味，她便忘记她的规定，毫不限制地吃喝了。我认为这样很好，而且我们每天都希望能够尽量地吃喝。但她却不喜欢，有时候她却因此而致病。

母亲会弹钢琴，但她每天所弹的，总是些老调。

母亲喜欢谈论家事和我们一生的运道，她最高兴的是这样：